

夏此恐未可懸斷而子路之問成人夫子亦就其
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爲成人則非成人之至
矣爲子路爲子夏此固在學者各取其性之所近
然臧武仲卞莊子冉求中間插一箇孟公綽齊手
並脚又要文之以禮樂亦不是管仲蕭何以下規
模也向見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與聚頭作
如此議論近見叔昌子約書中說話乃知前此此
話已說成了亦嘗因答二公書力辨其說然渠來
說得不索性故鄙論之發亦不能如此書之盡耳
老兄人物竒偉英特恐不但今日所未見向來得
失短長正自不須更挂齒牙向人分說但鄙意更
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
人物省得氣力爲漢唐分踈即更脫灑磊落耳李
孔霍張則吾豈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爲同
父願之也大字甚荷不鄙但尋常不欲爲寺觀寫
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態想又發一笑也寄
來紙却爲寫張公集句坐右銘去或恐萬一有助
於積累涵養晬面盎背之功耳聞曾到會稽曾遊
山否越中山水氣象終是淺促意思不能深遠也
夷亦不至甚好但近處無山隨分占取做自家

境界春間至彼山高水深紅綠相映亦自不惡但
年來窘束殊甚詩成屋未就亦無人力可往來每
以爲念耳

答陳同甫

人至忽奉誨示獲聞即日春和尊候萬福感慰并
集且聞葺治園亭規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樂
而聽高論之餘也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
子飛只是富貴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
是躬耕隴畝抱膝長嘯底氣象却是自家此念未
斷便要主張將來做一般看了竊恐此正是病根

與平日議論同一關捩也二公詩皆甚高而正則
摹寫尤工卒章致意尤篤令人歎息所惜不曾向
頂門上下一針猶落第二義也君舉得郡可喜不
知闕在何時正則聞甚長進比得其書甚久不曾
答得前日有便已寫下而復遺之今以附納幸爲
致之觀其議論亦多與鄙意不同此事儘當商
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
及耳坐右銘固知在所鄙棄然區區寫去之意却
不可委之它人千萬亟爲取以見還爲幸自欲投之
水火也它所誨諭其說甚長偶病眼數日未愈而

來使留此頗久告歸甚亟不免口授小兒別紙奉報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陳同甫

來教累紙縱橫竒偉神恠百出不可正視雖使孟子復生亦無所容其喙況於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謂賤儒者復安能措一詞於其間哉然於鄙意實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請復陳其一二而明者聽之也來教云云其說雖多然其大槩不過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與漢唐不殊而其所以為說者則不過以為古今異宜聖賢之事不可盡以為法但有救時之志除亂之功則其所為雖不盡合義理亦自不妨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說此不是義理故又須說天地人並立為三不應天地獨運而人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漢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業而天地有所賴以至今其前後反復雖縷縷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說而已若煮之愚則其所見固不能不與此異然於其間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請因其所同而核其所異則夫家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可得而言者矣來書心無常泯法無常廢一

段乃一書之關鍵鄙意所同未有多於此段者也而
所異亦未有甚於此段者也蓋有是人則有是心有
是心則有是法固無常泯常廢之理但謂之無常
泯即是有時而泯矣謂之無常廢即是有時而廢
矣蓋天理人欲之並行其或斷或續固宜如此至
若論其本然之妙則唯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
人之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也若心則
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則欲其常不
廢而不恃其不常廢也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密旨也夫
人自有生而梏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無人心矣
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道心矣日
用之間二者並行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
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
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
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
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夫豈任人心之
自危而以有時而泯者為當然任道心之自微而
幸其須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堯舜禹之所以相傳
教範如此矣至於湯武則聞而知之而又反之

至於此者也夫子之所以傳之顏淵曾參者此
曾子之所以傳之子思孟軻者亦此也故其言曰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貫之
又曰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
謹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又曰其爲氣也
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此其
相傳之妙儒者相與謹守而共學焉以爲天下雖
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氏旣沒而世
不復知有此學一時英雄豪傑之士或以資質之
美計慮之精一言一行偶合於道者蓋亦有之而
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者則固未免乎利欲之私
也而世之學者稍有才氣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
儒家事業聖學功夫又見有此一種道理不要十
分是當不礙諸般作爲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貴
於是心以爲利爭欲慕而爲之然又不可全然不
顧義理便於此等去處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
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比隆而不察
其所以爲之田地本根者之無有是處也夫三才
所以爲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無
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

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頽然者常在乎下便以爲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爲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爲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脩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後人紀不可脩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桀漏度日牽補過時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時之或泯則又豈非所謂半生半死之蟲哉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爲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爲倫非盡罔世以爲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辯固不謂其絕無欺人

夫自有欠闕故不知其非而以為無害於理抑豈
以為雖害於理而不害其獲禽之多也觀其所謂
學成人而不必於儒攬金銀銅鐵為一器而主於
適甲則亦可見其立心之本在於功利有非辨說
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夫
子所謂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學求之則吾恐其畔
棄繩墨脫略規矩進不得為君子退不得為小人
正如攬金銀銅鐵為一器不唯壞却金銀而銅鐵
亦不得盡其銅鐵之用也荀卿固譏游夏之賤儒
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稱管仲之功矣不
曰小器而不知禮乎人也之說古注得之若管仲
為當得一箇人則是以子產之徒為當不得一箇
人矣聖人詞氣之際不應如此之粗厲而鄙也其
它瑣屑不能盡究但不傳之絕學一事却恐更須
討論方見得從上諸聖相傳心法而於後世之事
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見得却是自家耳目
不高聞見不的其所謂洪者乃混雜而非真洪所
謂慣者乃流殉而非真慣竊恐後生傳聞輕相染
習使義利之別不明舜蹠之塗不判眩流俗之觀
聽壞學者之心術不惟老兄為有識者所議而

友亦且陷於收司連坐之法此熹之所深憂而其
懼者故敢極言以求定論若猶未以爲然即不若
姑置是事而且求諸身不必徒爲饒饒無益於道
且使卞莊子之徒得以竊笑於旁而陰行其計也

答陳同甫

示喻縷縷備悉雅意然區區鄙見常竊以爲亘古
亘今只是一理順之者成逆之者敗固非古之聖
賢所能獨爲而後世之所謂英雄豪傑者亦未有
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聖賢
從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執其中徹
頭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則未嘗有此功
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資美者乃能有所
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
否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喻所謂三代做得盡漢
唐做得不盡者正謂此也然但論其盡與不盡而
不論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去就利欲
場中比並較量見有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
過如此則所謂豪釐之差千里之繆者其在此矣
且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
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盡

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
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
則有毫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密
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
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
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爲金認賊爲子而
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
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
爲金爲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
易久矣今乃欲追點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
惟費却閑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却正知見有
害於方來也若謂漢唐以下便是真金則固無待
於點化而其實又有大不然者蓋聖人者金中之
金也學聖人而不至者金中猶有鐵也漢祖唐宗
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鐵中之金也曹操劉裕之徒
則鐵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
鑠淘擇不淨猶有可憾今乃無故必欲棄舍自家
光明寶藏而奔走道路向鐵鑪邊查礦中撥取零
金不亦悞乎帝王本無異道王通分作兩三等已
非知道之言且其爲道行之則是今莫之禦而不

爲乃謂不得已而用兩漢之制此皆卑陋之說
足援以爲據若果見得不傳底絕學自無北蔽
今日許多閑議論皆原於此學之不明顧乃以爲
筵籬邊物而不之省其爲喚銀作鐵亦已甚矣來
喻又謂凡所以爲此論者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
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
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
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正當後世到此地
者自然若合符節不假言傳其不到者又何足與
之爭耶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
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閉其口而奪
其氣乎熹前月初間略入城歸來還了幾處人事
遂入武夷昨日方歸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極
艱草草布此語言粗率不容持擇千萬勿過其間
亦有瑣細曲折不暇盡辨然明者讀之固必有以
深得其心不待其詞之悉矣何丈墓文筆勢竒逸
三復歎息不能已挽詩以心氣衰弱不能應四方
之求多所辭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辭多就少隨力
應副往往皆不能滿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與墓
額犯重破却見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

滕吟亦未遑致思兼及前論未定恐未必能發明
賢者之用心又成虛設若於此下疑則前所云者
便是一篇不押韻無日律底好詩自不須更作也
如何如何

答陳同甫

誨諭縷縷甚荷不鄙但區區愚見前書固已盡之
矣細讀來諭愈覺費力正如孫子荆洗耳礪齒之
云非不雄辨敏捷然就流漱石終是不可行也已
往是非不足深較爲今日計但當窮理修身學取
聖賢事業使窮而有以獨善其身達而有以兼善
天下則庶幾不枉爲一世人耳

答陳同甫

方念久不聞動靜使至忽辱手書獲聞近況深以
爲喜且承雅詞下逮鄭重有加副以蜀縑佳果吳
棧益見眷存之厚顧衰病支離霜露悽惻無可以
稱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喫此些兒之句尤荷高明
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語此咏歎以還不知
所以報也熹今年夏中粗以小康涉秋兩爲鄉人
牽挽蔬食請兩積傷脾胃還不能食食亦不化中
間調理稍似復常又爲脚氣發動用藥過冷今遂

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
皆雜進尚未見効意氣摧頽如日將暮恐不得夕
爲世上人矣來喻袞袞讀之惘然反復數過尚不
能該其首末蓋神思之衰枯如此況能相與往復
上下其論哉向來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
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爲
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
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
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
能復措意間也只今日用功夫養病之餘却且收
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
脫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全
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
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
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
牙間細讀來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大風吹倒
亭子却似天公會事發彼洛陽亭館又何足深羨
也嘗論孟子說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罵
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辦得此心即更掀却
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

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
是血氣麤豪却一點使不著也伯恭平時亦嘗說
及此否此公今日何處得來然其於朋友不肯盡
情亦使人不能無遺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蓋不
合先寄陳葉二詩來田地都被占却教人無下手
處也況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復有好語道得老兄
意中事耶承欲爲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
寒夏熱不可居惟春暖秋涼紅綠紛葩霜清木脫
此兩時節爲勝游耳今春纔得一到而不暇宿秋
來以病未能再往職事甚覺弛廢若得來春命駕
當往爲數日款也但有一事處之不安不敢不布
聞私居貧約無由遣人往問動靜而歲煩遣介存
問生死遂爲故事既又闕然不報而坐受此過當
之禮雖兄不以爲譴而實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
幸換此禮因人入城時以一二字付叔度子約俾
轉以來亦足以道情素不爲莫往莫來者矣如何
如何

答陳同甫

喜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見淺滯只是舊時人承
前自以爲進後生可畏非虛言也想已相見

必得其要領恨不得與聞一二然自度愚暗於
先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聞決是曉會不得如
前書所報一二條計於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書
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未喻如僕所見却
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
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
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
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
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
也拙詩前已拜稟大字固當如戒但恨未識錢君
不知其所謂正與大者為如何未敢容易下筆也
來詩有大正志學之語逢時報主深悉雅志此在
高明必已有定論非它人所得預然所謂不能自
為時者則又非區區所敢聞也但願老兄毋出於
先聖規矩準繩之外而用力於四端之微以求乎
充公之所樂如其所以告於巍巍當坐之時之心
則其行止忤合付之時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
獨善其身以明大義於天下使天下之學者皆知
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報不
報之恩者亦豈必進為而撫卹哉佛者之言曰

此身心奉塵刹足則名為報佛恩而杜子美亦
四鄰來報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聖賢
固不能自為時然其仕久止速皆當其可則其所
以自為時者亦非它人之所能奪矣豈以時之不
合而變吾所守以徇之哉

答陳同甫

癸丑九月二十四日

自聞榮歸日欲遣人致問未能然亦嘗附鄰舍陳
君一書於城中轉達不知已到未也專使之來伏
奉手誨且有新詞厚幣佳實之況感認不忘之意
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餘霜露未感每辱記存
始生過為之禮祗益悲愴自此告略去之也此日
秋陰伏惟尊候萬福喜既老而病無復彊健之理
比灼艾後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舊且少寬旬月
未即死耳新詞宛轉說盡風物好處但未知常程
正路與竒遇是同是別進御與不進御相去又多
少此處更須得長者自下一轉語耳老兄志大宇
宙勇邁終古伯恭之論無復改評今日始於後生
叢中出一口氣蓋未足為深賀然出身事主由此
權輿便不碌碌則異時事業亦可卜矣但來書諸
論辭意頗未盡曉如云無動何以示易不知今茲

如何其動如何其易此其區處必有成規恨未
聞其詳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寔不同處亦所未
若如鄙意則須是先得吾身好黨類亦好方能
吾君好天下國家好而所謂好者又有虛實大小
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則凡所謂好
者皆實皆大而又久遠若不自吾身推之則彌縫
掩覆雖可以苟合於一時而凡所謂好者皆為它
日不可之病根矣蓋脩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
兩般看此是千聖相傳正法眼藏平日所聞於師
友而竊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來喻者或是
諸人事宜非老僕所敢聞也不知象先所論與此
如何向見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盡所懷耳
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損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
今又不雨多日山間得霜又早次第亦無全功幸
日下米價低平且爾遣日未知向後如何耳抱膝
之約非敢食言正為前此所論未定不容草草下
語須俟它時相逢彈指無言可說方敢通箇消息
但恐彼時又不須更作這般閑言語耳人還姑
為報未即會晤千萬以時自愛倚俟詔除

梅菴文集

卷三十七

26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書

前輩平交往復

與籍溪胡原仲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文尊前熹拜違教席忽已月餘瞻慕之誠食息不置即日秋暑未闌伏惟祕府清暇尊候動止萬福熹侍親養疾幸粗遣不煩賜念但自別後殊不聞動靜今日拜省二十姑亦云未得到在所消息不勝懸想耳計程月初可到今想視事久矣官居廩食之況不敢問物情時變必已了然於胸中矣如有用我而將奚先此則區區所欲聞也因來賜書願以開示少紓畎畝之憂幸甚幸甚吾道不幸范文前月十八日遂不起疾憂時深切信道篤誠世豈復有斯人哉前此往哭其殯視其家生理蕭然未知所稅衆議葬於渭曲從其卜居之志甚善但聞其家欲居泰寧似非良計然伯修樂之人不得而問也熹初與元履諸人議以爲居建陽一則便於墳墓二則便於講學三則便於生事言之甚詳未有見從之意竊惟范文平日敦誨之誼未敢默然故敢復言於左右伏想一慟之餘亦當念之至此因書一提其耳或能改轍東

則甚善也八哥此月亦物故其重不幸如此可傷
伯逢令姪自崇安徑趨邵武聞留止數日想今已
行矣不得一見甚以爲恨共父數相見否迎侍乍
到不知爲況又如何旬父後月初可歸到
留邵武旦夕亦當歸也山中絕無事早秔收熟斗
穀售十五錢小民無他恙幸可寧息謾恐欲知之
喜衰疾幸不作氣體似亦差勝向欲得真齊州半
夏合固真丹不知都下有之否如可尋訪乞爲置
得一二兩便中寄示幸甚蓋病雖小愈不得不過
爲隄防也伯誠仙尉尊兄想非晚可歸矣不敢別
狀天氣向涼伏乞順時保重行奮壯猷以慰人望
謹啓不備

與籍溪胡先生

熹拜覆正字丈丈尊前前月附便拜書不知已達
尊視否自拜違後一向不聞問數日前拜省二十
姑宜人蒙出示家問獲聞詳實深以爲喜承嘗有
賜書然亦未拜領也即日秋氣澄明伏惟尊候動
止萬福熹奉親養疾幸安田里不敢上勤紀錄但
里中秋來闕兩此數日來晚稻秀而將實尤覺焦
渴爲患方議祈禱謾恐欲知范文卜以重陽日華

近得伯崇書令爲處葬禮二二變節一日爲檢閱
今日方略定矣遠地不得求正於丈丈及有爲撰
壙中誌石又并俟他日請教可倦甚拜書不能
詳范家事於共父書中言之頗子細乞轉詢之也
熹前書所議謀居一事與前日所見家問中意偶
合此事勢難復與蓋其家已目元履與熹爲伯崇
之黨矣可歎之甚然不能息意者政以范文平日
教誨之德不敢忘耳得丈文因書告語之甚善秋
已向深江上消息如何得且平善甚幸然愚意反
以爲憂蓋今出師防戍轉輸科歛所不能免聞沿
江海州縣已騷然矣歲歲如此何以支吾此不待
兩兵相加而坐受弊之勢也前日劉子源來此道
嶺上拜別所聞誨言以爲必極論天下事至於慷
慨洒涕有以見仁人之心不能忘世如此近又見
共父家兵士說丈丈至彼耳聽漸聰天其或者將
一試大儒之効乎聞之喜而不寐伏計必有規模
素定於胸中熹竊謂天下形勢如前所云者亦當
路所不可不知也救之之術獨在救其本根而已
若隨其變而一一應之則其變無窮豈可勝救也
哉而所謂救其本根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

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措用舍必當於人心則
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
羸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熯其丹田氣海則氣血
萃於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不審文文以爲如何
因筆不覺及此燈下作書目力方倦極草草不如
法伏乞尊察未拜侍間伏乞保重以俟休命中秋
前一日謹拜啓不備熹拜覆

與范直閣

胡文書中復主前日一貫之說甚力但云若理會
得向上一着則無有內外上下遠近邊際廓然四
通八達矣熹竊謂此語深符鄙意蓋既無有內外
邊際則何往而非一貫哉忠恕蓋指其近而言之
而其意則在言外矣聞子直說吾丈猶未以卑論
爲然敢復其說如此幸垂教其是非焉熹頃至延
平見李愿中文問以一貫忠恕之說見謂忠恕正
曾子見處及門人有問則亦以其所見諭之而已
豈有二言哉熹復問以近世儒者之說如何曰如
此則道有二致矣非也其言適與卑意不約而合
謾以布聞李文名侗師事羅仲素先生羅嘗見伊
後卒業龜山之門深見稱許其棄後學久矣

丈獨深得其間奧經學純明涵養精粹延平士
甚尊事之請以爲郡學正雖不復應舉而溫謙慈
厚人與之處久而不見其涯鬱然君子人也先子
與之遊數十年道誼之契甚深

與范直閣

伏奉賜教獲聞邇日起居之詳慰感亡以喻信後
暑兩應候伏惟盛德所臨百神勞相台候萬福熹
親旁粗遣未有可言者伏蒙教諭忠恕之說自非
愛予之深不鄙其愚豈肯勤勤反復如此感幸深
矣但伏思之終未有契處不敢隱默請畢其詞以
求正於左右熹前書所論忠恕則一而在聖人在
學者則不能無異此正猶孟子言由仁義行與行
仁義之別耳孟子之言不可謂以仁義爲有二財
熹之言亦非謂忠恕爲有二也但聖賢所論各有
所爲而發故當隨事而釋之雖明道先生見道之
明亦不能合二者而爲一也非不能合蓋不可合
也彊而合之不降高以就卑即推近以爲遠始
倚一偏終必乖戾蓋非理之本然是乃所以爲不
一也蓋曾子專爲發明聖人一貫之旨所謂由忠
恕行者也子思專爲指示學者入德之方所謂

忠恕者也所指既殊安得不以爲二然核其所爲忠恕者則其本體蓋未嘗不同也以此而論余所被教問曲折可以無疑矣不識尊意以爲然否若夫曾子所言發明一貫之旨熹前書一再論之皆未蒙決其可否熹又有以明之蓋忠恕二字自衆人觀之於聖人分上極爲小事然聖人分上無非極致蓋旣曰一貫則無小大之殊故也猶天道至教四時行百物生莫非造化之神不可專以太虛無形爲道體而判形而下者爲粗迹也此孔子所謂吾無隱乎爾者不離日用之間二三子知之未至而疑其有隱則是正以道爲無形以日用忠恕爲粗迹故曾子於此指以示之且此說雖陋乃二程先生之舊說上蔡謝先生又發明之顧熹之愚實未及此但以聞見之知推衍爲說是以不自知其當否而每有請焉更望詳覽前書重賜提誨不勝幸甚前日諸疑亦望早賜鐫譬俾毋疑爲望時序向熱伏乞爲道保重以須環召區區不勝願不備

與范直閣

四月一
願
賜教帖伏讀再三仰佩眷予之厚

感慰不可以言前日因平甫遣人亦嘗拜狀矣
審已達台聽否即日初夏清和伏惟班布多暇
候起居萬福熹奉親屏處幸粗遣免山間深僻
亦可觀書又得胡丈來歸朝夕有就正之所窮
約之中此亦足樂矣迫於親養夏末須爲武林
之行計不三四月未得定居也伏蒙別紙垂諭
忠恕義仰荷不棄其愚與之反復爲賜甚厚謹
以來教所示熟思之矣敢復爲說以請益焉熹
所謂忠恕者乃曾子於一貫之語默有所契因
門人之問故於所見道體之中指此二事日用
最切者以明道之無所不在所謂已矣者又以
見隨寓各足無非全體也忠恕兩字在聖人有
聖人之用在學者有學者之用如曾子所言則
聖人之忠恕也無非極致二程所謂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天地變化草木蕃者正所以發明此
義也如夫子所以告學者與子思中庸之說則
爲學者言之也故明道先生謂曾子所言與違
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蓋動以天者事皆處極
曾子之所言者是也學者之於忠恕未免參校
彼已推己及人則宜其未能誠一於天安與聖
人之忠恕者同日而語也若曾子之所言

以聖人之忠恕言之而見其與性與天道者未嘗
有二所以爲一貫也然此所謂異者亦以所至之不
同言之猶中庸安行利行勉行之別耳苟下學而
上達焉則亦豈有所隔閼哉愚見如此更乞教其
不至者重賜鐫曉使得所正焉不勝幸甚他疑義
尚多蒙諭使得請教此宿昔之願但今日方聞伯
崇欲以初三四日行迫遽未暇抄錄所記俟暇日
料理有便即附行也前日在共父處見直閣丈還
朝陛對副本讀之不能舍去愛君敬主之義蓋終
篇三致意焉然久矣莫以此言警歎吾君之側者
矣近日所用雖不能盡滿人望其間若亦有一二
端士焉前言儻見思乎思其言必用其人延登之
命計亦非晚矣願爲斯道斯民厚自保重副此歸依

與范直閣

熹向嘗以忠恕一貫之說質疑於函丈伏蒙鐫曉
切至但於愚見尚有未安比因玩索遂於舊說益
有發明乃知前者請教之時雖略窺大義之然涵
泳未久說詞未瑩致煩辨析之勤如此今再錄近
所訓義一段拜呈乞賜批鑿可否示下容更思索
續具咨請也去歲在同安獨居幾閱歲看論語

十篇其間疑處極多筆札不能載以求教伏紙
切馳仰

與慶國卓夫人

熹輒有愚見初欲面稟今旣不成行敢此布之五
哥岳廟近自春中以來頓減遊燕復近書冊若常
能如此寡過可期更望因書褒勸以獎成之且聞
尊意欲爲經營幹官差遣不知然否熹則竊以爲
不可近世人家子弟多因爲此壞却心性一生仕
宦費力蓋其生長富貴本不知艱難一旦仕官便
爲此官逐司只有使長一人可相拘轄又間有寬
厚長者即以貴遊子弟相待不欲以法度見編上
無職事了辦之責下無吏民窺伺之憂而州縣守
倖勢反出已下可以凌轢故後生子弟爲此官者
無不傲慢縱恣席勢凌人其謹飭者雖不至此亦
緣不親民事觸事懵然非如州縣小吏等級相承
職事相轄一日廢慢則罪戾及之故仕於州縣者
常曉事而少過愚意以爲平父可且令參部受簿
尉之屬乃爲正當若不欲如此即舍人兄爲營一
稍在人下有職事喫人打罵差遣乃所以成就之
若必欲與求幹官乃是罍是之有過之地誤其終身

恐非太碩人高明教子之本意也受恩深厚冒昧
及此皇恐皇恐

熹所稟大槩如此更有曲折意度紙盡寫不得
舍人兄長必深委悉只乞因其侍次試以問之
必以爲然也熹又覆

上黃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
于致政尚書端明文文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
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此言三者之尊達于
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
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而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
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廷而人
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
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
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
雖斂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
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
印綬而退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
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
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

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
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
而熹之愚則有甚焉者蓋其平生氣稟偏駁治已
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持於常久以至待
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其粗厲猛起
之心是以常竊自悼以爲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
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
將來而不遂爲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頓首
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
之使得自進於門人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
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
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
勝惶恐之至

與王龜齡

熹窮居晚學無所肖以往者學不知方而過不自
料妄以爲國家所恃以爲重天下所賴以爲安風
俗所以旣漓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旣壞而不
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士有
聲名節行爲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然以不得見
其人爲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熹

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爲時用則私以爲喜其
其阨窮廢置則私以爲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
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
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亦往往而有以
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
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自
是以來雖不敢易其賢賢之心緩其憂世之志然
亦竊自笑其前日所求於人之重而所以自待者
反輕如孟子之所譏也於是始復取其所聞於師
友者夙夜講明動靜體察求仁格物不敢弛其一
日之勞以庶幾乎有聞者而於前日之所爲切切
然者則既有所不暇矣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
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於閭閻市里女婦兒童
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
爲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
奏事讀之已而得其爲柱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所
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爲故大丞相魏國公之
誅文及楚東酬唱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
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
天埋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

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
鄙吝消落誠不自意克_二頑廉懦立之効乃於吾身
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
爲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以前日
夫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噎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
有求見於左右之意而未獲也昨聞明公還自夔
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游適以得佐下風者
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
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
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
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爲可棄狂僭爲可罪而
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
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交作肆行無所
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
愚者一得之慮因以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
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
意也雖然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
謂講明體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
精操而有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
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

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輝光者固無所勉彊以熹之所覩記則古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里明公其亦念之況今人物渺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責望尤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如何哉熹又聞之古之君子尊德性矣而必曰道問學致廣大矣必曰盡精微極高明矣必曰道中庸溫故知新矣必曰敦厚崇禮蓋不如是則所學於字必有偏而不備之處惟其如是是故居上而不一為下而不倍有道則足以興無道則足以容而無一偏之蔽也熹之區區以此深有望於門下蓋所謂德性廣大高明知新者必有所措而所謂問學精微中庸崇禮者又非別為一事也狂易無取明公其必有以裁之往者明公在夔成都汪公聲聞密邇竊意有足樂者此來時通問否此公涵養深厚寬靜有容使當大事必有不動聲色而內外賓服者明公相知之深一日進為於世引類之舉其必有所先矣熹杜門養親是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

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
廷熹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牙纛未有瞻拜之
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侔相為介紹
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

與龔實之

熹竊觀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
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
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
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己
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
是以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
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
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媿乎隱
微而寢極乎光大可然後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
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
而不能同流合汙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
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
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
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自
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恭惟

公以厚德重望爲海內所宗仰者有年矣而天下之賢士大夫似未得盡出於門下也豈明公所以好之者未至歟所以求之者未力歟所以待之者未盡歟此則必有可得而言之者矣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熹竊以爲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母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於明公矣衰病屏伏所欲面論者非一而不獲前姑進其大者如此若蒙采擇則熹所不及言者必有輕千里告於明公者矣

與劉恭父

近略到城中歸方數日見平公示近問承寄聲存
問感感但所論二先生集則愚意不能無疑伯逢
主張家學固應如此熹不敢議所不可解者以老
兄之聰明博識欽夫之造詣精深而不曉此此可
恠耳若此書是文定所著即須依文定本爲正今
此乃是二先生集但彼中本偶出文定家文定當
時亦只是據所傳錄之本雖文定蓋不能保其無
一字之訛也今別得善本復加補綴乃是文定所
欲聞文定復生亦無嫌間不知二兄何苦尚爾依
違也此間所用二本固不能盡善亦有灼然却是
此間本誤者當時更不曾寫去但只是平氣虛心
看得義理通處便當從之豈可肚裏先橫却一箇
胡文定後不復信道理耶如定性書及明道叙述
上富公與謝師書中刪却數十字及辭官表倒却
次序易傳序改沿爲泝祭文改姪爲猶子之類皆
非本文必是文定刪改熹看得此數處有無甚害
者但亦可惜改却本文蓋本文自不害義理故也叙
述及富謝書是也有曲爲回互而反失事實害義
理者辭表是也曲爲回互便是私意害義理矣

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
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
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
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
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不類乎且文定答學者
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
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閑字而壞却
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
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
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
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
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歎息曰此
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悞況其他又可盡信
耶只此便是虛己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
難事但今人先着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
事爲難及耳又猶子二字前論未盡禮記云喪服
兄弟之子猶子也言人爲兄弟之子喪服猶己之
子非所施於平時也況猶字本亦不是稱呼只是
記禮者之辭如下文嫂叔之無服姑姊妹之無
服豈可沿此遂謂嫂爲無服而名姑姊妹以

乎古人固不謂兄弟之子爲姪然亦無云猶子者
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先生非不
知此然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此等
處文定既得以一時已見改易二程本文今人乃
不得據相傳別本改正文定所改之未安處此何
理耶又明道論王霸劄子等數篇胡本亦無乃此
間錄去有所脫誤非文定之失伊川上仁廟書此
間本無後來乃是用欽夫元寄胡家本校亦脫兩
句此非以他人本改文定本乃是印本自不曾依
得文定本耳似此之類恐是全不曾參照只見人
來說自家刻得文字多錯校得不精便一切逆拒
之幾何而不爲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
外乎夫樂聞過勇遷善有大於此者猶將有望於
兩兄不意只此一小事便直如此殊失所望然則
區區所以劇論不置者正恐此私意根株消磨不
去隨事滋長爲害不細亦不專爲二先生之文也
如必以胡氏之書一字不可改易則又請以一事
明之集中與呂與叔論中書注云子居和叔之子
胡氏編語錄時意其爲邢恕之子遂削此注直於
文字居之上加一邢字頃疑呂氏亦有和叔

以書問欽夫答云嘗問之邢氏果無子居者以此
例之則胡氏之書亦豈能一無繆誤乃欲不問是
非一切從之乎況此乃文字間舛誤與其本原節
目處初無所妨何必一一遵之而不敢改乎近以
文定當立祠於鄉郡說應求邦彥二公皆指其小
節疑之魏元履至爲扼腕今二兄欲尊師之而又
守其尤小節處以爲不可改是文定有所謂大者
終不見知於當世也此等處非特二先生之文之
不幸亦文定之不幸耳今旣用官錢刊一部書却
全不賻是只守却胡家錯本文字以爲至當可謂
直截不成議論恐文定之心却須該遍流通決不
如是之陋也若說文定決然主張此書以爲天下
後世必當依此即與王介甫主張三經字說何異
作是說者却是謗文定矣設使微似有此亦是克
未盡底已私所謂賢者之過橫渠所謂其不善者
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不當守已而妬道眞使
其餘風餘弊波蕩於末流也程子嘗言人之爲學
其失在於自主張太過橫渠猶戒以自處太重無
復以來天下之善今觀二兄主張此事得無近此
聖賢稽衆舍己兼聽並觀之意似不然也胡

言亦云學欲約不欲陋此得無近於陋耶如云當於他處別刊此尤是不情悠悠之說與月攘一雞何異非小生所敢聞也每恨此道衰微邪說昌熾舉世無可告語者望二兄於千里之外蓋不翅飢渴之於飲食乃不知主意如此偏枯若得從容賓客之後終日正言又不知所以不合者復幾何耳欽夫尊兄不及別狀所欲言者不過如此幸爲呈似所言或不中理却望指教熹却不敢憚改也向所錄去數紙合改處當時極費心力又且勞煩衆人意以爲必依此改正故此間更無別本今旣不用切勿毀棄千萬盡爲收拾便中寄來當十襲藏之以俟後世耳向求數十本欲遍遺朋友今亦不須寄來熹不敢以此等錯本文字誤朋友也天寒手凍作字不成不能傾竭懷抱惟加察而恕其狂妄可也

與劉恭父

修德之說但云主上憂勤恭儉非不修德然而上而天心未豫下而人心未和凡所欲爲多不響應疑於修德之實有未至焉蓋修德之實在乎去欲存天理人欲不必聲色貨利之娛宮室觀遊之

侈也但存諸心者小失其正便是人欲必也存
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宏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
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
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出入起
居發號施令念茲在茲不敢忘怠而又擇端人正
士剛明忠直能盡言極諫者朝夕與居左右不使
近習便利捷給之人得以窺伺間隙承迎指意汙
染氣習惑亂聰明務使此心虛明廣大平正中和
表裏洞然無一毫私意之累然後爲德之脩而上
可以格天下可以感人凡所欲爲無不如志陛下

自省於是數者其心有得於中乎其方從事於此
而有未至乎其無乃謂此無益而正背馳乎一有
不合乎此則臣恐所謂修德之實者有所未至也
恢復之形一段切中今日之病前日籤帖更定數
語非是欲苟全正論蓋只此毫釐之間便是人欲
天理同行異情處不可不精察而明辨也夫內修
自治本是吾事所當爲非欲與人爲敵然後爲之
而爲之之道必急其實而緩其名必以深厚淵塞
爲務而不爲浮薄淺露之態然後可以蓄可久之
德而成可大之功亦非爲畏洫其機而固爲是

可測也若謂姑爲純正之論而其實必用機心以陰謀然後可則是心迹乖離內外判析孔子讀而儀秦行矣彼管仲商君吳起申不害非無一切之功而所以卒得罪於聖人之門者正在於此願明者之熟察之也

與劉恭父

平父示別紙論及明道冠服事熹初意既在學校立祠密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爲象故有此議兼在延平學中見曹御史陳了翁象亦是豸冠法服二公自去諫職流落於外皆非卒於其官者見聞習熟因欲援以爲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但明道之爲御史初非攝官而宗正之除未嘗就職此其考之亦恐有未精也竊謂今日御史法冠乃是追用其平生冠服之最盛者似亦無害於理不然則直用承議郎本品法服亦佳據會要則九品官皆依法服但不知元豐官制後寄祿官有法服與否耳又不然則直用幘頭公服亦可嘗見其家畫本緋衣也但太不近古耳鄙見如此更惟高明裁之或者所謂伊川祠堂之制不知何謂更告詢之并問何人所立今在何處可也

與劉恭父

熹前幅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既而思之此最急務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校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感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

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仕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諭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柰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比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

答韓 巖

誨諭儒釋之異在乎分合之間既聞命矣頃見蘇子由張子韶書皆以佛學有得於形而上者而不

可以治世常竊笑之是豈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
討已粲然無所不具於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
亦未嘗真有得於斯耳不審高明以爲如何和靖
兩書昔嘗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
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
爲無此說以傳爲按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
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己所聞者
槩之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
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
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
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
答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
真僞者蓋見於兩家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
爲斷之意而豈三人所記不期而皆悞乎推此兩
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
和靖亦未聞耳今以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
偏之說盡廢衆人以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
深思熟講以考其真僞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
狀云其辨析精微相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觀
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

自着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與芮國器 燁

竊聞學政一新多士風動深副區區之望但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爲陞黜使學者屑屑然較計得失於毫釐間而近歲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驚於華靡無復探索根原敦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掃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咸謂之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區區願執事少加意焉則學者之幸也又蘇氏學術不正其險譎慢易之習入人心深今乃大覺其害亦望有以抑之使歸於正尤所幸願

與芮國器

昨者妄以鄙見薦聞伏蒙垂諭反復其說幸甚幸甚然竊以爲未嘗行之不可逆料今日之不可

行且事亦顧理之所在如何耳理在當行不以行
之難易爲作輟也盡心竭力而爲之不幸而至於
真不可行然後已焉則亦無所憾於吾心矣蘇氏
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
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
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
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
知所擇一取一捨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
還是則執事者之所宜憂也

答鄭景望

龔帥過建陽遣人相聞不及一見爲恨今日季教
授見訪云嘗小款道其語皆出於忠厚長者然在
愚意尚有未深解處如論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
祐流人以爲至當之舉喜嘗竊論此矣以爲元祐
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
范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
天討有罪之意也至其論諸公忽反爾之言
違好還之戒自取禍敗尤非正理使後世見
無禮於君親者拱手坐視而不敢逐則必此
言是爲也且舜流四凶族爲臯陶者亦殊不念

反爾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無適而非私者邵
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徒見所施之
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天理人欲
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又聞深以好名爲戒
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論將恐廉隅毀頓其弊有甚
於好名故先聖云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又
曰君子求諸己詳味此言不偏不倚表裏該備此
其所以爲聖人之言歟學者要當於此玩心則勿
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事事物物無非至當矣熹
又記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刑當時嘗以所
疑爲請勿勿不及究其說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論
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是聖人
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
以干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
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
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
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
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
既犯而縱舍之謂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又別本

聞二十一日旌旆定行何丞之諭已不及事矣
然渠所言大槩謂盜賊之餘土曠人稀州縣以
昔日歲計之額取辦今日見存之戶民力素已
不堪後來復以荒田之產均之見戶由此流移
愈多公私愈困耳向蒙面誨堯舜之世一用輕
刑當時嘗以所疑爲請匆匆不及究其說近熟
思之亦有不可不論者但觀臯陶所言帝德罔
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
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誅則夫輕重
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
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
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
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抵
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旣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爲
輕刑以誘之使得肆其凶暴於人而無所忌
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爲冤而姦民之
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輔
翼使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答鄭景望

虞書論刑最詳而舜典所記尤密其曰象以典刑者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人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曰流宥五刑者流放竄殛之類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也四凶正法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待夫罪之輕者也曰金作贖刑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疑後世始有贖五刑法非聖人意也此五句者從重及輕各

有條理法之正也曰青災肆赦者青謂過悞災謂

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當贖之刑則亦不罰其

金而直赦之也此一條專為輕刑設春秋肆大青則過悞之大入于典刑者亦肆之矣所以為失刑也書又曰宥過無大明明過之大入於典刑者特用法以宥之耳曰估終

賊刑者估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于

當宥之法則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此二句

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入重猶今律之有名

例又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

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

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

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

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矣夫豈一於輕而已哉又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

鞭扑以下官府學校隨事施行不領於士官事之宜也

其曰惟明克允

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而無以加矣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以悞後世也其必不然也亦明矣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如彊暴賊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況君子得志而有為則養之之具教之之術亦必隨力之所至而汲汲焉固不應因循苟且直以不養不教

爲當然而熟視其爭奪相殺於前也

答鄭景望

初謂按行消吉必不渝期今所賜字殊未及此何耶遠民傾首以聽車馬之音久矣行期屢却無乃使之失望而下吏之奉約束聽期會者將亦因是解弛而不虔乎伏惟執事者試深慮之僭易及此皇懼之至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比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阿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曾南豐序王深父之文以爲片言半簡非大義所繫皆存而不去所以明深父之於細行皆可傳也況先生非欲以文顯者而即此程文便可見其經綸之業已具於此時雖文采不豔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實正學以言未嘗有一辭之苟其所以警悟後學亦不爲不深矣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答鄭景望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版本卷中否若可添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爲第七徐爲第八而遞僭以後篇數至政和五

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
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遞償以後至范氏祭儀
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刪
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此版須別換不然即存舊序
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更俟誨諭也但寫校須令精審無悞然後刻
版免致將來更改費力為佳或未刻間且并寫定
上版真本寄示容與諸生詳勘納上尤便也

答尤延之表

熹杜門竊食不敢與聞外間一事尚不能無虎食
其外之憂衰病疲繭雖在山林亦不能有尋幽選
勝之樂但時有二學子相從於寂寞之濱講論
古人為己之學至會心處輒復欣然忘食不自知
道學之犯科也年來目昏不甚敢讀書經說閑看
踈漏頗多不免隨事改正比舊又差勝矣綱目不
敢動著恐遂為千古之恨蒙教揚雄荀彘二事按
溫公舊例凡莽臣皆書死如太師王舜之類獨於
揚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稱而以卒書似涉曲筆不
免却按本例書之曰莽大夫揚雄死以為足以警
夫畏死失節之流而初亦未改溫公直筆之正例

也苟或却是漢侍中光祿大夫而參丞相軍事
死乃是自殺故但據實書之曰某官某人自殺而
系於曹操擊孫權至濡須之下非故以或爲漢臣
也然悉書其官亦見其實漢天子近臣而附賊不
忠之罪非與其爲漢臣也此等處當時極費區處
不審竟得免於後世之公論否胡氏論或爲操謀
臣而劫遷九錫二事皆爲董昭先發故欲少緩九
錫之議以俟他日徐自發之其不遂而自殺乃劉
穆之之類而宋齊立於南唐事亦相似此論竊謂
得或之情不審尊意以爲何如李淙謝廓皆略識
之李在此作縣甚得民情謝甚俊即任伯參政之
孫其家有古書者也但吳仲權亦聞其名見其丈
字甚清警未知材氣如此也今日下位後生中尚
不爲無人雖真僞相半然亦且得勸勉獎就之未
敢輕有遺弃也陳同父近得書大言如昨亦力勸
之令其稍就歛退若未見信即後日之患猶或有
甚於此者甚可念也叔祖奉使葬事甚荷憐念此
事初未敢有請不謂已蒙特達如此不知今有定
論否叔祖當日挺身請使留虜中十六年竟保全
節而歸以奏對論和不可專恃且虜有可圖之費